

## 手足情

一张便条，  
助老兵找到亲弟

□苏学勤

便条，是以前人们之间传递信息的一种方法。但在如今通信发达的年代，人们拿起电话、手机，便可直接通话表达意愿，便条现在很少使用了。

然而，我这个八旬老人的一张便条，在发出7天后便有了喜讯，帮一位“老兵”寻找到70年前失散的亲弟弟。

我在家附近的江西妹子理发师那里理发已有20多年。那天，理发师小吉把其父亲及哥哥千方百计寻找亲人的事儿说给我听，让我顿生同情之心。

解放前，在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，小吉的祖父将4岁的小儿子给人家抱走，此后一直无音讯。现在日子过好了，小吉的父亲老吉和家人一直在寻找其下落，几乎用尽了所有方法，就是找不到头绪，常常唉声叹气。小吉知道我是“老海安”，熟人多，问我能不能帮帮忙。

从女理发师的叙述中得知，她的父亲老吉曾参加过抗美援朝，是一名老兵，回国后被安置到江西九江，晚年回到家乡海安。老人家的长子吉水是一名退伍军人，在海安某局工作。

要寻找70年前失散的亲人，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此时，我想到了公安人员。我退休后在海安公安系统服务8年，写过好多公安民警的神奇故事。许多人不知道公安有户籍查询系统。如果“老兵”早点到派出所求助，也许效果就不一样。

根据现有的线索，我准备求助胡集派出所。但我离开公安系统好几年，不知现任所领导是哪一位。和“老兵”一齐去？我又年龄大了，可能路上吃不消。情急之下，我看到理发师桌上有纸有笔，就写了张“胡集派出所各位领导钧鉴”的便条，让他们去求助。

想不到的是，7天后，我就接到吉水的电话，他激动得连说了几个“找到了”，他说您在家，我一会儿就到。片刻，他拎着一箱牛奶来我家，告诉我，失散的亲叔叔找到了。我问他怎么找到的？他说，你和我一齐去胡集派出所，到了就知道具体情况了。

接待我们的是教导员吴志国。他在和我握手时说，我认识您，听过您的讲课。随后，就向我们讲述了寻亲过程。原来，在“老兵”来求助时，吴教导员问得很仔细，包括时间、地点、在场人等细节，他都认真听、认真记。

吴教导员分析，70年前，抱养小孩的老人现在应该百岁以上，要找到他本人，希望不大；而当时在场的小姑娘才10多岁，名叫朱某某，现在也就80多岁。她家人当年是船民，那可以在船民中找。但现在船队都已解体，何况她已退休。怎么找？到档案中找。

一查，全省叫这个名字的共有50多人，其中南通市户籍的有5人。经过筛查，最后锁定了如东籍的朱某某。

几经联系，吴教导员终于和朱某某联系上了，于是驾车登门拜访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这位老太太总是言语躲闪，不肯说出具体情况。会做群众工作的民警，从各个方面引导启发，以人性亲情感动，最后，她终于说出了藏在心里几十年的秘密。

当年被抱养的少年，是如今已70多岁的老储。由于各方的“保密”，改名换姓的他一直不知当年的实情。在得知自己的身后，老储当即表态要与亲人团聚，并请海安民警安排。

第二天，“老兵”和儿子吉水随着民警一起去如东，并邀我同行，但我谢绝了。海安电视台和海安日报记者一同前往。认亲时感人的场面，定格在影像中。《江西老兵千里寻亲人》的新闻，于2018年7月13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，省市县媒体也转播。虽然新闻中未提到我这个“介绍人”，但我心里同样乐呵。

隔了几天，如东老储一家人来海安探亲。吉水再次邀我参加，我仍然婉谢了。

一张便条，帮助了失散的兄弟家人团聚，此何其乐也。如果以后再遇到这类事，我一定还会再“出手”。



爱

王慧

## 母子情

## 我教母亲识字

□杨金坤

“还是识字好啊，什么也能看明白，不像我是个睁眼瞎。”吃过晚饭，我习惯性地坐在沙发上，拿起报纸阅读，母亲羡慕地看着我说。

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，劳累了大半辈子，最遗憾的是没有上过学。我比较幸运，在哥哥姐姐陆续为生活所迫辍学后，母亲不顾父亲的反对，咬紧牙关，供我上完大学。

“娘，我教你识字吧，完成你平生最大的心愿。”看着母亲羡慕的眼神，我恳切而坚定地说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，快入土的人了，我怕学不好，也耽误你的时间。”母亲摇摇头拒绝，但眼神又泄露了心底的期盼。

“娘，在儿心里，你还年轻着

哪。再说，每天教你识字也耽误不了我多少时间。就算耽误时间，我也愿意。”母亲听了我的话，摇头变成点头，眼中泛出泪花。

“想先学什么字？”我边为母亲擦着泪花边询问。“你的名字。”母亲毫不犹豫地回答我。

听了母亲的话，我心头一热，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一个“杨”字，又给母亲讲解了笔顺和间架结构。母亲端坐在沙发上，两只手拘谨地摆弄着衣角，边听我讲边用力地点头，紧张得鼻尖都沁出细细的汗珠。

听我讲完后，母亲就开始练写“杨”字。母亲写字时，显得很用力，薄薄的稿纸时不时被划破。看着母亲那双粗糙的手，想着她在收割时娴熟地挥动着镰刀，想着她可以轻松提起一袋米，我抬头，发现银丝

已经爬上了她的鬓角。是啊，我长大了，承载着太多苦难的母亲却慢慢老了。看着那看似轻巧的笔在母亲的手中缓缓地移动，我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刚进家门，母亲高兴得像个孩子，拿着稿纸让我看。我看着写满“杨”字的稿纸，心疼地说：“慢慢练，写这么多，胳膊会疼的。”母亲甩甩右胳膊说：“你说这么小的笔，怎么觉得比拿锄头还重呢？”听了母亲的问话，我笑了，母亲也不好意思地笑了。从那以后，母亲一有空，就趴在桌上，一笔一画地写我教的字，有时嘴里还念叨着什么。

母亲沉浸在老来识字的幸福追求中，只是这幸福的感觉，让母亲等了半个多世纪。

## 骨肉情

## 你记得父母的生日吗？

□汪亭

刚上班，手机就收到一条短信，号码陌生。打开一看，内容是：“你好。今天是我爸的生日。您能帮忙发一条祝福给我爸吗？手机号码……谢谢！”

我诧异片刻，心中泛起一丝感动。随即想到，这不会是一个骗局吧？如今的短信诈骗花样翻新，让人防不胜防。于是，我问了问办公室里的同事。

一个刚来几天的小姑娘首先开口，大声问大家：“你们谁知道父亲的生日呀？”

此话一出，同事们都停下手头的工作，互相询问。过了会儿，坐在办公室中央的陈姐语气郑重地说：“都讲女儿是父亲的贴心小棉袄，可我却连父亲的生日都不知道。前年，父亲突发脑溢血，过

世了……现在我多么想给父亲再过一次生日啊！”陈姐一边拿起纸巾擦拭泪水，一边神情愧疚。

靠在墙角的小李，接过陈姐的话，大声说：“前阵子母亲特地打电话，告诉我父亲的生日是上个周六，让我一定回家吃顿晚饭，我连连答应。可到了周六，我竟忘得一干二净。母亲再次打来电话，问我怎么还没到家时，我正陪几个朋友在外唱歌……”

小李的声音有些沙哑，说完后低下头沉默了。紧接着是老周讲，最后轮到我。我们为自己的无知和冷漠做了忏悔，可唯独那个小姑娘，没有说一句话。我悄悄看着她，有些纳闷。

没想到，她突然抬起头，望着我说：“那条短信是我发的。”我一下子怔住。她羞涩地说：“我原本只是请

你给我爸发一条生日祝福。可是你没有存留我的号码，所以你把我的短信当成陌生人的了。”

我十分尴尬，无言以对。猛然间想起了起来，前几日她向我要过手机号码，当时还拨打了一下，怪我忘记保存了。

小姑娘告诉大家，这条求助短信，她群发给了电话簿里的所有人。同事们被她的一颗孝心深深打动。大家都掏出手机，为她的父亲编写了一条生日祝福。

在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中，知道并记得父母生日的人，已寥寥无几。还能够及时送上生日祝福的，更少之又少。但这个细心的小姑娘却做到了。

有多少父亲，被儿女们遗忘？又有多少人与我一样，羞愧难当？